

《工资、价格和利润》解说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
中共湖南省直属机关委员会办公室翻印

目 录

几点说明.....	(1)
1.生产和工资.....	(3)
2.生产、工资、利润.....	(8)
3.工资和货币.....	(21)
4.供给和需求.....	(27)
5.工资和价格.....	(30)
6.价值和劳动.....	(35)
7.劳动力.....	(49)
8.剩余价值的生产.....	(55)
9.劳动的价值.....	(59)
10.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时获得的.....	(62)
11.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64)
12.利润、工资和价格间的一般关系.....	(69)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一些最重要场合.....	(74)
14.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	(82)

《工资、价格和利润》解说

《工资、价格和利润》，是马克思于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1898年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将报告手稿以《价值、价格和利润》为名第一次在伦敦发表，后来出版德文本时，改名为《工资、价格和利润》。

全书包括“几点说明”和十四节正文。“几点说明”扼要说明了为什么要作这篇报告。正文十四节，根据马克思的说明，可以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答复韦斯顿的胡说，第二部分是在适合这种场合的限度内所作的理论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7页）。第一节至第五节为第一部分，主要批判韦斯顿发言所依据的前提、基本观点以及他所采取的立场，深刻地揭露了韦斯顿的错误的实质及其理论根源。第六节至第十四节为第二部分，着重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明了工人运动的方向，提出了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的伟大理论。

《工资、价格和利润》是马克思为无产阶级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为无产阶级制定革命路线、方针和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是指导工人运动，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篇光辉文献，是无产阶级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这部著作，了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有助于我们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学习这部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进而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分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社会；有助于我们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坚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几点说明

〔原文〕

公民们！

在没有谈到本题之前，请允许我先作几点说明。

目前大陆上正流行着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增加工资的要求已成为普遍的要求。这个问题将要在我们的大会上提出讨论。你们是国际协会的领导，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应当有确定的见解。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彻底分析一下，即使这样做会冒着使你们很不耐烦的危险。

〔解说〕

马克思在这里，扼要地说明了《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是为了同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回答当时欧洲工人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作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当时英国工业生产占世界第一位，有“世界工场”之称。法国这时也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资本主义也迅速发展起来了。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是建筑在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剥削和横暴掠夺基础上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工人劳动非常繁重，劳动条件和居住条件十分恶劣，伤亡事故层出不穷，贫困饥饿达到了难以生活下去的程度。在英国，贫民窟、贫民收容所和工厂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最黑暗角落。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1页）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和经济上的悲惨处境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特别是1857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又给工人阶级带来深重的灾难，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了。这就促使工人运动从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暂时低潮迅速走向新的高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在欧洲各国风起云涌。1859年，英国伦敦建筑工人要求把工作日缩减为9小时的大罢工，得到全国各行各业工人的支持。1864年，法国工人继1862年巴黎印刷工人大罢工以后，经过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又迫使政府废除了1791年6月通过的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反动法令。1865年，德国莱比锡印刷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这个时期，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西班牙、丹麦等国的工人运动也日益蓬勃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目前大陆上正流行着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增加工资的要求已成为普遍的要求。”

当时，在工人运动中，如何对待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竭力鼓吹劳资合作，反对工人罢工，特别是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向邪路。这个斗争，直接反映到第一国际内部。一种人主张只搞经济斗争，反对政治斗争。英国工联机会主义的首领们就是竭力宣扬“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改良主义口号，把工人运动局限在争取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等经济斗争的范围内，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另一种人则不仅反对政治斗争，而且也反对经济斗争。韦斯顿就是站在机会主义路线一边，不仅反对政治斗争，而且否认经济斗争的必要性，否认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和组织工会必要性的一个人。

为了回答当时欧洲工人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反对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引导工人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于1865年6月13日起草了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提出将“在协会帮助下在一些国家实现劳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问题”、“工会”、“缩短工作日”、“女工和童工”等问题提交第一国际代表会议讨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82—583页以及812页注458）为了使国际协会领导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马克思带病参加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召开的两次会议，作了《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批判了各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回答了当时工人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给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原文〕

我要先说明的第二点，是关于公民韦斯顿的。他不仅向你们说明了他分明知道是极不受工人阶级欢迎的观点，而且公开为这些观点进行辩护，并且认为这样做对工人阶级有利。他所表现的这种道义上的勇气，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深表尊敬的。虽然我这篇报告措词激烈，但我希望，在这报告结束后公民韦斯顿会发觉到，我同意据我看来是构成他的论纲基础的那种思想，不过我认为他的论纲就其现有的形式来讲，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是危险的。

现在我就来谈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解说〕

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也是为了直接批判韦斯顿的机会主义观点而作的。

约翰·韦斯顿，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欧文主义信徒，职业是木匠，后来变成工厂主。1864—1872年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过财务委员的职务。1865年夏，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指导当时工人运动的路线问题。韦斯顿在5月2日和23日的会议上两次发言，硬说工人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并竭力反对工人举行罢工斗争，甚至认为可以不要工会。马克思在1865年5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把韦斯顿的发言归纳为两点：（1）工资率的普遍提高对工人不会有任何好处；（2）由于这一点以及其他原因，工联所起的作用是有害的。很明显，韦斯顿的观点，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极端有害的。工人阶级绝对不能接受韦斯顿的谬论，“如果被接受，那末，我们就将在这里的工联和现在大陆上流行的罢工疫面前闹大笑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4页）蓬勃发展的罢工斗争将被扼杀，工人运动将遭受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排除机会主义思潮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干扰，使第一国际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沿着革命路线前进，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这一报告中，彻底批判了韦斯顿的错误。

1. 生产和工资

这一节，马克思批判了韦斯顿发言所依据的两个前提，以及由这些前提作出的推论，说明了工人为提高工资而斗争是应当的和正确的，揭露了韦斯顿所持的观点和立场背离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这一节共有九个自然段，可分三个问题：一、国民产品量和实际工资总额是可变的，韦斯顿的两个前提是错误的（1—5段）。二、即使按照韦斯顿工资总额不变的原则，工人也应当对资本家压低工资的行为进行反抗（6段）。三、研究工资水平问题应根据经济规律，不应根据资本家的主观愿望（7—9段）。

〔原文〕 (1—3段)

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1) 国民产品量是一种不变的东西，或者象数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常量或常数；

(2) 实际工资总额，即依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测定的工资总额，是一个不变额，一个常数。

〔解说〕

马克思首先指出，韦斯顿反对工人为提高工资而斗争的全部“理论”，依据的是这样两个前提：(1) 国民产品量是固定不变的；(2) 实际工资总额也是固定不变的。接着对韦斯顿的观点和立场进行了批判，指出国民产品量和实际工资总额都是可变的，是变数而不是常数。

〔注释〕

常量、常数和变数都是数学上的名词。在数学中，有一种能保持数值不变的量，称为“常量”，用来表示常量的数，称为“常数”。例如，任何一个圆的周长，总是相当于它的直径的3.1416倍(称为“圆周率”)，这就是一个常数。反之，各种不同数值经常变化的量，则称为“变量”或“变数”。例如，随着物体不停地向前运动，它所经过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这种物体运动所经过的距离就是一个变量，或称变数。

〔原文〕 (4段)

他的前一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凡是对全年来说或对各个相互比较的年度来说是正确的，对一年中的每一天平均来说也是正确的。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并且即令把人口数方面的变化撇开不说，它也由于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不断变化而必然是一个变数。如果一旦发生了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那末，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直接引起产品量的变化，这点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提高最初会是在当时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如果说在工资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那末，在工资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

〔解说〕

韦斯顿的第一个前提显然是错误的。所谓国民产品量，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由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社会总产品。人们可以凭实际经验观察得到，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品的数量和价值一般是逐年增加的，劳动生产力是不断提高的，而用来进行商品交换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也是经常变化的。国民产品量的变化，主要由于两个因素：一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二是劳动生产力水平。在劳动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国民产品量就随着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扩大的再生产。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必然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采用最新的技术装备，提高劳动生产力。因此，即使撇开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的变化这一因素不说，国民产品量“也由于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不断变化而必然是一个变数。”至于说到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决不会直接引起国民产品量的变化，这一点是对的。因为工资水平的这种提高，是在当时现实情况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是在原有的工人人数和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发生的，它既不意味着增加就业人数，也不意味着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国民产品量固定不变的论断。无论在工资水平提高以前，还是在工资水平提高以后，国民产品量都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

〔原文〕 (5段)

但是，就假定国民产品量不是一个变数，而是一个常数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所当做逻辑结论的东西也仍然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们有一个假定为8的定数，那末这个数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润为6，工资为2，那末工资也可以增加至6，利润减少至2，而总数仍然是8。因此，产品量不变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也应该是不变的。那末，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额是一成不变的呢？他不过是断定如此罢了。

〔解说〕

韦斯顿的第二个前提也是站不住脚的。所谓实际工资总额，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全体工资劳动者获得的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即使假定国民产品量是固定不变的，实际工资总额也不是不变的。我们知道，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年里所创造的国民产品量，扣除用于补偿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以后，剩下的就是在社会各阶级间进行分配的部分。如果假定这部分国民产品的绝对量为8，并且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分配，那末，这个绝对量并不妨碍它的各个部分，即不妨碍利润和工资之间的相对变化。比方说利润为6，则工资为2；工资增加到6，则利润减少到2。可见，利润和工资是朝相反方向变化的。利润增加了，工资就要下降；工资增加了，利润就要减少。因此，马克思指出，从国民产品量不变的假设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工资总额是固定不变的。韦斯顿关于工资总额不变的论

断，完全是主观臆造。

以上五段，马克思指出国民产品量和实际工资总额是可变的，韦斯顿的两个前提是错误的。

〔原文〕 (6段)

但是，即使是同意他的这个论断，那这个论断也应当在两方面都适用，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适用于一方面。如果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那末，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工资的做法是愚蠢的，那末资本家争取暂时降低工资的做法也是愚蠢的。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工人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由于他觉得工资总额是天然的常数，所以在他看来，工资增加之后，必然接着有一个反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知道资本家能够强使工资降低，并且资本家确实是经常企图这样做。依照工资不变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也应当象在前一种场合一样，接着来一个反作用。因此，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图或对事实上已把工资降低的现象进行反抗，是做得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加工资，也是做得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工资的行动。因此，依照公民韦斯顿自己提出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解说〕

马克思在这段指出，按照韦斯顿工资总额不变的原则，工人也应当对资本家压低工资的行为进行反抗。因为实际工资总额即使是固定不变的，那也应当两方面都适用，就是说工资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可是，韦斯顿只反对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对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的罪恶行径却闭口不提，其阶级立场不是很清楚了吗？

韦斯顿并不否认，工人在一定情况下通过斗争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由于他认为工资总额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在他看来，工资增加之后，必然接着出现一个反作用，资本家会用抬高物价的办法使工人从提高工资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另一方面，韦斯顿也知道资本家常常采取各种手段压低工人的工资。按照工资总额不变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应当来一个反作用，对压低工资的行为进行反抗。工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工资的斗争。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即使“依照公民韦斯顿自己提出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原文〕 (7—9段)

如果公民韦斯顿否认这个结论，他就必须放弃这个结论所据以产生的那个前

提。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应该说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而应该说工资总额虽然不可能并且不应该提高，但在资本想要把它减少时，它就可能并且应该降低。如果资本家不愿意用肉而用马铃薯，不愿意用小麦而用燕麦来养活你们，你们也必须把他的意志看做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而唯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另一个国家的高，例如美国比英国高，那末，你们就应当以美国资本家和英国资本家愿望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工资水平的不同。这种方法自然不仅会使研究经济现象的工作异常简化，而且也会使研究其他一切现象的工作都极其简化了。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美国资本家的愿望同英国资本家的愿望不一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超出愿望的范围。牧师可以说：上帝愿意法国是一个样，而愿意英国是另一个样。如果我要求他向我说明为什么有这种愿望的两重性，他会厚颜无耻地回答说，上帝高兴在法国抱一种愿望，在英国抱另一种愿望。但是，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然不会去作这种完全否定一切合理推论的论证。

诚然，资本家是愿意获取尽量多的东西的。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这种力量的界限以及这些界限的性质。

〔解说〕

马克思在这三段指出，研究工资水平问题应根据经济规律，不应根据资本家的主观愿望。

如果韦斯顿硬要否认工人应当为提高工资而斗争这个正确结论，那他就必须放弃这一结论所依据的那个前提。就是说，他不应当再坚持工资总额不变的前提，而应当说，工资总额不可能也不应该因工人的斗争而有所提高，但在资本家想要把它压低时，它就可能并且应该减少，按照韦斯顿的逻辑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问题，当然只能作出这种荒诞离奇的答案。但这样一来，岂不是就把资本家的意志当做经济规律，要求工人唯资本家之命是从了吗！如果我们问，工资水平为什么不能提高，工人生活为什么越来越苦呢？答曰：那是因为资本家不愿意用较好的食物，只愿意用最坏的食物来养活工人。为什么各国的工资水平又有高低的不同呢？答曰：因为各国资本家的愿望不一样。如果我们进一步问，为什么各国资本家的愿望不一样呢？那就不得不象牧师那样求助于上帝了，说上帝愿意他们不一样。可见，把资本家的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经济规律，完全是主观唯心论，它把任何研究工作、任何科学都一笔勾销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

所有的资本家都是吸血鬼，他们总是企图把工人的工资压得很低，而把利润提得很高。可是，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取决于资本家的主观愿望及其单方面的力量。它受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还要受工人阶级反抗的限制。因此，马克思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

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这种力量的界限以及这些界限的性质。”这就是说，在研究工资水平问题时，不应当从资本家的主观愿望出发，而应当从各种经济现象中，寻找出决定工资水平的客观经济规律来，并研究在这个规律作用范围内进行斗争的双方力量的对比。这个规律就是劳动力价值规律，它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价值有一个最低界限，这就是要能够维持劳动者生存下去。在这个界限内，工资的实际水平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把劳动力价值降到最低限度，甚至降到最低界限以下。但是，他们又不能不受这个界限的限制。如果资本家长久地把工资压低到这个界限以下，以至工人无法生存，那他们就再也找不到剥削的对象了。而工人这方面，则必须经常地为提高工资和反对降低工资同资本家进行斗争。但在雇佣劳动制度下，由于工资受劳动力价值规律的支配，在绝大多数场合，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最多只能争取到维持劳动力的价值。这些问题，马克思在第七节、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2. 生产、工资、利润

这一节，马克思从理论上并结合历史事实，批判了韦斯顿所谓的工资水平普遍提高，必然引起物价上涨的谬论，阐明了生产、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工资提高，除了引起利润率下降以外，不会影响物价长期变动。

这一节共有二十二个自然段，可分四个问题：一、韦斯顿不懂得工资、商品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1—4段）。二、从理论上说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除了引起利润率普遍下降外，终归不会引起物价的长期变动（5—10段）。三、事实也说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不会引起物价的长期变动（11—21段）。四、韦斯顿作出提高工资必然引起物价上涨的错误论断，是由于他不懂得需求增加不一定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提高（22段）。

〔原文〕 （1—4段）

公民韦斯顿向我们所做的报告的内容，可以装进一颗核桃壳。

他的全部推论可以归结如下：如果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阶级以货币工资形式付给他的是5先令^①，而不是4先令，那末，资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给工人的就会是价值4先令的东西，而不是价值5先令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工人阶级在工资增加之前用4先令所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就不得不用5先令去买了。但是，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为什么资本家卖价值4先令的商品时索取5先令呢？因为工资额是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资额是由价值4先令的商品来决定呢？为什么不是由价值3先令或2先令，或其他数目的商品来决定呢？如果工资额的界限是由一种既不依资本家的意志又不依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来决定，那末，公民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述这一规

律，并证明这一规律。其次，他还应当证明，在每一一定的时期内，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完全符合于必要的工资额而始终没有出入。另一方面，如果工资额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或其贪欲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要性，它们可以依照资本家的意志而改变，因此也可以违反他的意志而改变。

公民韦斯顿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他说，如果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汤，供给一定数量的人分食，那末，这一定量的汤决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大而增多起来。我觉得这个例子实在有点庸俗②。这个例子颇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罗马平民起来反对罗马贵族时，贵族阿格利巴对他们说，贵族的肚子养活着国家躯体上的平民的四肢。但是，阿格利巴没有能够证明，用食物填满一个人的肚子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四肢③。公民韦斯顿则忘记了，在工人从其中取汤喝的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妨碍他们从汤盆里取出较多汤来喝的，并不是汤盆容量狭小，也不是汤盆里盛的东西少，而只是他们的汤匙子太小了。

资本家是用什么诡计来把价值4先令的东西卖5先令的呢？就是靠抬高他所出卖的的商品的价格的办法。但是商品价格的提高或者——更广泛些说——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呢？或者相反，为了实现这个意志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呢？如果不需要这些条件，那末市场价格的涨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哑谜了。

〔解说〕

马克思指出，韦斯顿不懂得工资、商品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韦斯顿的报告的全部推论归结起来就是：如果工人强迫资本家把货币工资从4元增加到5元，资本家就会把价值4元的商品按5元出卖，结果，工人还是得不到任何好处。资本家为什么能够把价值4元的商品卖成5元呢？他认为，这是因为工人的实际工资额是固定不变的。

工资额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为什么恰好是由价值4元的商品来决定，而不是由价值3元或2元的商品来决定？马克思说，如果工资额的大小是由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那末，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明这一规律，并且用事实证明，在每一一定的时期内实际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和这一规律所决定的工资额完全相符。如果工资额的大小是由资本家的意志决定的，那末它就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随意变动的。资本家既然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压低工资，工人也可以迫使资本家违反其意志提高工资。

显然，韦斯顿企图用他的国民产品量不变的论断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举了一个庸俗的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说什么如果几个人同喝一盆汤，汤盆里的汤并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大而变得多起来。他的意思是说，国民产品量并不会因为工资的提高而增多。马克思指出：韦斯顿忘记了，他所说的那个汤盆，盛着的是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妨碍工人从中取得较大的

份额的不在于汤盆太小，也不在于汤盆里盛的汤太少，而是资本家的汤匙子太大，工人的汤匙子太小了。

商品的价格及其变动又是由什么决定的？资本家究竟靠什么能把价值4元的东西卖成5元呢？就是靠抬高价格的办法。但是，这是否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志，或者为了实现他的意志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呢？如果说不需要任何条件，为什么市场价格会时涨时落地不断变动，有时甚至会违背资本家的愿望而跌落下来？这个问题是韦斯顿不懂得。马克思在这一节里，作了简要的回答。

〔注释〕

①先令。是英国的辅助货币（银币）。过去，1英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现在，英币已改为十进位，即1英镑=10先令，1先令=10便士。解说把先令改为元是为了阅读方便，没有考虑它们的兑换比例。据1978年12月标准折算：1先令=0.158元

②双关语：“匙子”的原文是《spoon》，也有“笨汉”的意思，“庸俗”的原文是《spony》，是《spoon》的形容词，也有“愚蠢”的意思。

③梅涅尼·阿格利巴（？—公元前493年），古罗马贵族。据传说，公元前494年，罗马平民为了反抗贵族的压迫，举行了起义。阿格利巴为了劝说起义的平民放弃斗争，向他们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大意是：过去有一个时候，人身体上的四肢看到自己辛勤弄来的食物都跑进了肚子，而肚子却安然自得地享受，于是就商量了一个对付肚子的办法，手不再拿食物到嘴边去，即使拿上去嘴也不接受。它们正在愤恨万分，急于以饥饿困倒肚子时，忽然发现自己陷入虚弱不堪的绝境。这时它们才明白，肚子不是无功受禄的，它所享受的东西，已经转化成血液，输送给各个部位，四肢是依靠肚子才得到生命和健康的。

平民和贵族是古罗马社会两大对立阶级。阿格利巴这个寓言是把这两大对立阶级的关系比喻人体各部之间的关系。把平民比作人的手脚，把贵族比作人的肚子；手脚离开肚子就要衰死，平民离开贵族就不能生存。这个比喻显然是荒谬的。所以马克思讽刺地说，阿格利巴没有办法证明，用食物填满一个人的肚子，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四肢。在这里，马克思提到阿格利巴，是为了说明韦斯顿的汤和匙子的例子同阿格利巴的寓言一样荒唐可笑。

〔原文〕 (5—10段)

既然我们假定，无论在劳动生产力中，无论在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中，亦无论在用来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中，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那末这种工资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呢？它影响到商品的价格，仅仅是因为它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

工人阶级，就其全体来说，把自己的收入耗费在并且不得不耗费在购买日用必需品上，这完全是确实的。所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日用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对于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说来，他们所支付的工资提高了，他们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

那些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不要以为这种资本家的人数很少。你们如果注意到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是由五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费，——而有一个下院议员不久前甚至断言这部分产品只由七分之一的人口所消费，——那你们就会知道，该有多么巨大的一部分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日用必需品要浪费在豢养仆役、马匹、猫等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在日用必需品价格提高时总是要大大受到限制的。

那末，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那些资本家所处的境况究竟会怎样呢？他们不可能用抬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补偿因普遍增加工资而引起的利润率下降，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不会增加起来。他们的收入会减少，并且他们还不免要从这种业已减少的收入中支付更多的钱去买同样数量的涨了价的日用必需品。不仅如此。由于他们的收入减少，他们还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们彼此间对于他们自己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由于需求额的这样缩减，他们所出产的商品的价格就要降低。所以，这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仅是由于工资水平普遍提高的影响，而且是由于工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上升和奢侈品价格下降的共同作用的影响。

那末，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资本的这种利润率上的差别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中去，而资本和劳动的这种转移过程，一直要继续到一些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缩减到符合于缩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下来。只有经过这种变化，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才会重新趋于平衡。既然所有这种转移的发生，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那末，当这个原因一旦消失之后，这个原因所发生的作用也就会停止，价格就要回复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决不会局限于单个的工业部门，而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而有所变化的是这一定量产品的形式。现在大部分产品将以日用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实际上结果是一样——小部分产品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实际上结果也还是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不是用去交换外国奢侈品，而是用去交换外国日用必需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问，我在上述论证中是从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用于日用必需品这点

出发，那末我就会回答说，我作的这个假定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如果工资增加数是花费在从前不属于工人消费范围的物品上面，那末，工人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会无需乎证明了。可是，既然他们购买力的这种提高仅仅是工资增加的结果，那末，这种提高的限度就应当恰巧符合于资本家购买力降低的限度。因此，对商品需求的总量不会增加，而可能有所变更的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一方需求的增加会由另一方需求的减少来抵销。既然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那末商品的市场价格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动。

这样，我们就要从两种情况中作出选择：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等地耗费于一切消费品，这样，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要由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小来抵偿；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耗费于某几种市场价格暂时上涨的物品，这样，由此而引起的某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上升，以及与之相应的其他某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下降，就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继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中的供给量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另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降低到符合于减少了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在后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变动之后，又会降低到原先的水平。在前后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除了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之外，终归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

〔解说〕

马克思在以上三段着重从理论上说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除了引起利润率普遍下降外，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的长期变动。

工资水平的提高，对商品的价格究竟发生怎样的影响呢？马克思指出：“它影响到商品的价格，仅仅是因为它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就是说，由于提高工资，增加了对商品的需求，才影响到商品价格的变动。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假定劳动生产力、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以及货币本身的价值都没有任何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提高，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通常的情况是，工人阶级把增加的工资全部用于购买日用必需品。这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起来，从而引起日用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这种情况，对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资本家来说，虽然由于工资的提高，不得不增加开支，但可以靠提高自己商品的市场价格得到补偿，对他们不会有多大影响。可是，对于那些不生产日用必需品而生产奢侈品的资本家来说，却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1）由于对奢侈品的需求并没有增加，他们就不可能靠提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弥补因增加工资开支而引起的利润率下降所造成的损失。（2）由于日用必需品价格上涨，他们要想购买与以前同样多的日用必需品，就必须付出更多的钱，

这就使他们对日用必需品的消费受到限制。(3) 由于他们的收入减少, 他们相互间也会缩小对奢侈品的需求, 因而引起奢侈品价格下跌。因此, 工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上涨和奢侈品价格下跌这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造成了奢侈品部门中利润率的下降。

这样一来, 奢侈品部门的利润率就低于日用必需品部门的利润率。这种差别会引起什么后果呢? 就会发生资本的转移, 出现重新形成平均利润率的过程。生产奢侈品的资本家, 会把资本从获利较少的奢侈品部门抽出来, 投向获利较多的日用必需品部门。这种转移, 一直要继续到日用必需品的供给量增加到同增长了的需求量相符合, 而奢侈品的供给量缩减到同减少了的需求量相符合的时候, 才会停止下来。通过资本的这种转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1) 随着日用必需品部门资本的增加, 生产会不断扩大, 供应量会不断增加, 价格会逐步回跌, 利润率也会随之下降; 而奢侈品部门则相反, 生产会相应缩小, 供应量会随之减少, 从而价格和利润率也都回升。这样, 两个部门的利润率又会重新趋于平衡。(2) 如前所说, 既然价格的变动仅仅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起的, 那末, 通过资本转移, 当供求关系达到新的平衡时, 两个部门商品的价格都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3) 这时, 由于增加工资开支而引起的利润率下降, 就决不会局限于奢侈品部门, 日用必需品部门的利润率也会下降, 利润率下降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4) 按照我们的假定, 劳动生产力以及资本和劳动的总量都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 资本的转移, 不会引起产品价值总量的变化, 而只会引起产品构成的变化, 即与过去相比, 现在日用必需品所占的比重扩大了, 奢侈品所占的比重缩小了。由此可见, “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 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说, 在上述论证中是从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用于日用必需品这点出发, 那末, 可以指出, 这个假定其实最有利于韦斯顿的观点。因为, 在这个假定下, 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会出现暂时的变动。如果假定工资增加数都用于从前不属于工人消费范围的奢侈品, 则更不利于韦斯顿的观点, 因为它表明了工人实际购买力的提高, 而这样一来, 韦斯顿所说的工人实际工资不能提高的谬论岂不是不攻自破了? 不仅如此, 还须进一步指出, 工人购买力的这种提高, 只是工资增加的结果, 并无其它原因, 那末, 工人这边的购买力提高, 资本家那边的购买力就要降低, 工人的工资提高多少, 资本家的购买力就会降低多少, 提高的程度和降低的程度正好符合, 互相抵销。因此, 对奢侈品的需求量不会增加, 引起变动的, 只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 奢侈品的买者发生了变化, 归工人消费的部分增加了, 归资本家消费的部分减少了。由于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没有变化, 因而对商品总的需求量(包括日用必需品和奢侈品)仍然不变。在这种情况下, 商品的市场价格也不会有任何变动。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所谈到的问题, 就可以从这样两方面来解决: 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平均地用于一切消费品, 即平均地用于购买日用必需品和奢侈品, 这样, 工人阶级方面需求的增加, 就会由资本家阶级方面需求的减少来抵偿, 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任何变动; 或者是工资的增加数只用于某几种商品上, 因而使这几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暂时上涨, 这样就会引起这些部门利润率上升和另一些部门的利润率下降, 引起资本由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这种转移一直到这些部门的供求关系达到新的平衡为止。这时商品的价格又会恢复到原先的水平。总之, 在前后两种假定下, “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 除了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之外, 终究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

〔原文〕 (11—13段)

公民韦斯顿为了推动你们的想象力,就建议你们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时所引起的种种困难。他高喊道,你们只要想一想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惊人上涨的情景吧。但是,你们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劳动与资本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想要回避真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9先令增加到了18先令,就是说工资忽然增加了百分之百。不过,我们现在决不是要讨论英国普遍的工资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百分之百的问题。我们根本用不着去谈论工资提高的数量,因为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工资提高的数量都要以一定的情况为转移,并且要适应于这种情况。我们只是要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不超过百分之一,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总之,我把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资提高百分之百的幻想撇开不谈,而请你们注意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内确实有过的工资提高的情形。

你们都知道,1848年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或者说得更正确点,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①。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极大的经济改革之一。实行这一法案,意味着并不是在某些地方性的企业中,而是在英国赖以统治世界市场的主要工业部门中突然和强制地提高工资。这是在特别不利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曾证明说——而且我应该指出,他们所根据的理由远胜过我们的朋友韦斯顿——这一法案是为英国工业敲丧钟。他们证明说,这里问题不在于简单的工资增加,而在于工资的这种增加起因于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减少并且以这种减少为基础。他们断言,人们想从资本家手里夺去的第十二小时,正好是资本家赖以获得利润的唯一的一个小时^②。他们危言耸听,说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场丧失,生产缩小,从而会引起工资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们甚至声称,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③与这个法案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得有理。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工作日虽然缩短了,工厂工人所领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工厂中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地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日益扩大了。1861年在曼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我

亲自听到纽曼先生承认说，他本人、尤尔博士、西尼耳以及经济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都错了，而人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所说的不是弗兰西斯·纽曼教授，而是威廉·纽曼先生④，他在经济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托马斯·图克先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者和出版者，这是一部追溯了1793年至1856年的价格史的佳作⑤。如果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固定不变的观点，即关于不变的工资总额，不变的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资本家的意志，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论和最终完成论都是正确的话，那末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预言也将是正确的，而罗伯特·欧文却是不正确的了，欧文早在1815年便已宣布说，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准备步骤，并且他不惜违反一般人的成见，独自在自己开办于新拉纳克的棉织工厂里真正实行了这种限制工作日的办法⑥。

〔解说〕

马克思指出，韦斯顿为了要人们相信工资水平普遍提高，必然引起物价上涨，胡说什么人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提高百分之百，这时，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将会有怎样惊人的上涨。马克思驳斥说，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高出一倍以上，而美国农产品价格却比英国低，这种情况又怎样解释呢？韦斯顿之所以向人们敲警钟，只不过是回避问题罢了。我们现在不是要讨论英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能否突然提高百分之百的问题，而是要弄清楚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那怕是提高很少，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马克思先以英国1848年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实际情况驳斥韦斯顿的谬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当时重大的经济改革之一，是英国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英勇斗争的胜利成果。它意味着在英国主要工业部门中突然和强制地提高工资。这件事，曾遭到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尤尔、西尼耳等人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表的强烈反对，说什么“这一法案是为英国工业敲响丧钟”。他们断言，工人每天工作由原来的十二小时缩短为十小时之后，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了。这样，就会造成资本积累减少，商品价格提高，市场丧失，生产规模缩小，从而会引起工资下降，弄得整个经济破产。可是，事实怎样呢？结果是：工作日缩短了，工人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在业工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商品价格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商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扩大了。所有这一切不仅说明尤尔、西尼耳等人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官方代表是错误的，而且说明韦斯顿的固定不变的观点，即关于不变的工资总额，不变的国民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资本家意志，以及其它各种固定不变论，也都是错误的。

〔注释〕

①在英国，资本家为了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曾把工作日延长到12——15小时，甚至更长。英国工人阶级从十八世纪末，就为缩短工作日展开了斗争，经过数十年的顽强战斗，终于迫使英国议会于1847年6月8日，通过了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规定从1847年7月11日起，13到18岁的童工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